

馬克思

資本論

馬克思

# 資本論

政治經濟學批判

第一卷

資本的生產過程

人民出版社

1956年·北京

馬克思  
資 本 論

(第一卷)

郭大力 王亞南譯

\*

人民出版社出版 (北京東總布胡同10號)

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字第1號

北京新華印刷廠印刷 新華書店發行

\*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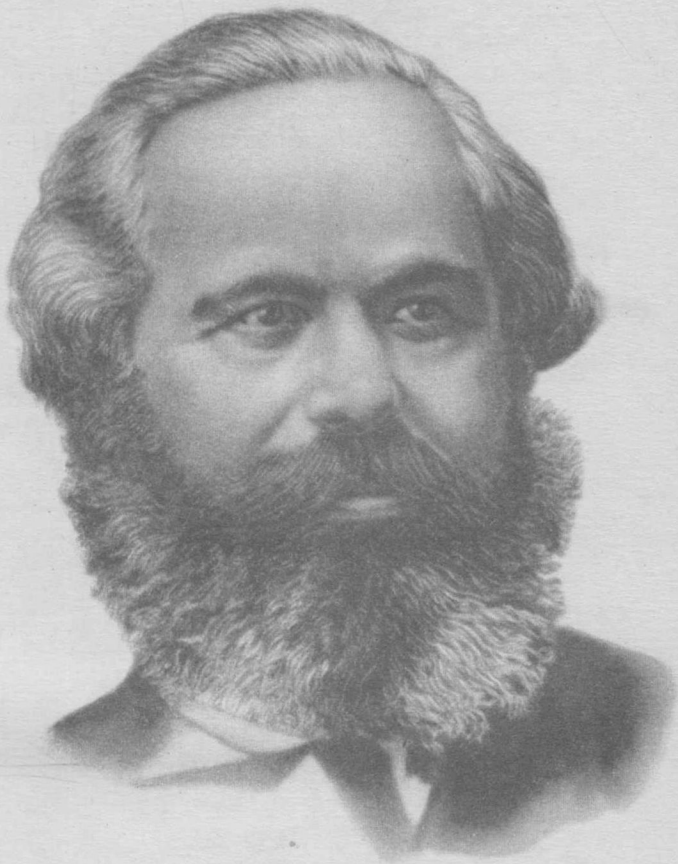
開本350×1168公厘 $\frac{1}{32}$ ·印張33 $\frac{1}{2}$ ·插頁9·字數648,000

1953年3月第1版

1956年8月北京第7次印刷

印數97,001—127,000 定價(共三卷)(5)8.30元

統一書號1001·116



一八六七年

2 Mr. Keith 16 Aug 1867  
Minty of York, I send you my affection

Dear Fred,

How do you London (49.) I have  
justly corrected the copy - Waltham -  
Waltham corrected 1 1/4 London  
Merrill's I have corrected Waltham

My Waltham copy - I have  
done it as best I could - I am  
Dime's Waltham copy - I am  
I am I am I am I am I am  
I am I am I am I am I am  
of Macks!

I am I am I am I am  
I am I am I am I am  
I am I am I am I am  
I am I am I am I am

1867年8月16日馬克思給恩格斯的信的手跡  
(縮印)  
譯文見本卷附錄第985頁

獻 給

我的不能忘記的朋友

無產階級的勇敢的忠實的高貴的前衛戰士

威廉·沃爾夫

1809年6月21日生於達爾諾

1864年5月9日歿於孟徹斯德亡命生活中

## 初 版 序

現在刊行第一卷的這個著作，是我 1859 年發表的政治經濟學批判的續篇。初篇和續篇之間的長久的間隔，是由於一次多年的疾病，屢次中斷我的工作的原故。

前書的內容，已經概述在這一卷第一章\*內。這不僅為求聯貫與完全。敘述也改進了。在情形許可的限度內，有許多點，只在前書略略提到的，在本書是論述得更詳細了；反之，在前書已經詳細討論過的，在本書，就只略略提到。敘述價值學說與貨幣學說的歷史的部分，現在自然是完全刪除了。但前書的讀者，仍然會發覺，在本書第一章的一些註解內，關於那些學說的歷史，已經開放了若干新的源泉。

一切事的開頭總是困難的。這一句話，在一切科學上都可以

\* 這是指初版的第一章。第二版曾經有重大的改訂。這個第一章，是和現在的第一篇內容相當的。——譯者



適用。所以，第一章（尤其是分析商品的那部分）的理解，是最難的。關於價值實體與價值量的分析，我已經儘可能做到通俗化了<sup>1</sup>。以貨幣形態為其完成形態的價值形態，是極無內容，極簡單的了。但二千餘年來，人類智慧在這方面的努力，還是毫無結果。反之，對許多內容更豐富且更複雜的形態的分析，却至少已近於成功。為什麼呢？因為已經發育的身體，比身體的細胞，是更容易研究的。並且，在經濟形態的分析上，既不能用顯微鏡，也不能用化學反應劑。那必須用抽象力來代替二者。對於資產階級社會，勞動生產物的商品形態或商品的價值形態，就是經濟的細胞形態。在淺薄的人看來，這種形態的分析，好像是斤斤於一些瑣細的事情。它所考究的，誠然只是一些瑣細的事情，但和顯微鏡下的解剖，正好是做的一樣的事情。

除了論價值形態的那一部分，人們不能說這本書是難理解的。當然，我假設讀者們是想要學一些新的東西，願意獨立思想的。

---

1 拉薩爾（F. Lassalle）反駁蘇爾茲·德利希（Schulze-Delitzsch）的文章，雖自稱已將我關於這些問題的說明的“神髓”提示出來，實則包含着嚴重的誤解。想到這點，我覺得，我益加有通俗化的必要。附帶要說到，拉薩爾經濟著作中的一般的理論命題，例如關於資本的歷史性，關於生產關係與生產方式間的聯系等等，幾乎逐字剽竊自我的著作，甚至連我所創造的名詞在內，而未加任何證明。他這樣做，無非想談吹一下。當然，我這裏說的，不是他的解釋和應用，這些是與我沒有關係的。

# Das Kapital.

Kritik der politischen Oekonomie.

Von

Karl Marx.

Erster Band.

Buch I: Der Produktionsprocess des Kapitals.

Das Recht der Uebersetzung wird vorbehalten.

Hamburg

Verlag von Otto Meissner.

1867.

New-York: L. W. Schmidt. 24 Barclay-Street.

資本論第一卷德文初版封面  
(縮印)



物理學者考察自然過程時，要在它表現在最精確的形態且最不受擾亂影響的地方去考察；如可能，還在各種條件保證過程正常進行的地方做實驗。我要在本書研究的，是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及與其相應的生產關係和交換關係。直到現在，它的典型的處所是英國。就是爲這個理由，所以在我的理論的說明上，英國成了我的主要的例解。但若德國方面的讀者，僞善地，對於英國工農勞動者的狀況，聳一聳肩頭，或樂觀地，以德國情形未必如此壞的話來安慰自己，我就必須告訴他說：“這也正是關於閣下的故事。”

由資本主義生產的自然法則引起的社會的對抗，已經發展到怎樣高的程度，就其本身說，不是我們這裏的問題。我們問的，是這種法則本身，是這各種以鐵的必然性發生作用並且貫徹下去的趨勢。產業較發展的國家，在較不發展的國家面前，不過指示了它們的將來的形相。

且不說這一層。在資本主義生產已經在我們那裏完全支配的地方，例如在真正的工廠內，因無工廠法的對抗力，情形就比在英國壞得多。在一切其他範圍，我們是像西歐大陸各國一樣，不僅有資本主義生產的發展來苦我們，而且有資本主義生產的不發展來苦我們。除了各種近代的痛苦，還有全系列遺傳下來的痛苦，壓迫着我們。引起這種痛苦，是古舊的老朽的生產方式的殘存，及由此引起的種種反時代的社會關係和政治關係。我們不僅爲生者所苦，且也爲死者所苦。死者捉住生者。

德意志及西歐大陸各國的社會統計，與英國的比較，是貧乏的。但這種社會統計，依然足以揭開黑幕，讓我們可以窺見幕內麥杜莎 (Medusa) 的頭。假令我們的政府和國會，像在英國一樣，定期派遣調查委員去調查經濟狀況；假令這種委員，又像在英國一樣，被授予全權去探求真理，並且像英國的工廠視察員，公共衛生報告醫師，女工童工剝削狀態居住狀態與食物狀態等等的調查委員那樣，才能勝任的，無黨無私的，也無所顧慮的人來充任，我們對於我們自己的狀態，也會愕然失驚罷。波西亞斯 (Perseus) 戴起一頂隱身的帽子，叫龐大的魔鬼看不見自己。我們却把隱身的帽子，緊遮着耳目，爲了要否認魔鬼是存在的。

我們不要在這上面欺瞞自己。18世紀美國的獨立戰爭，已爲歐洲的中等階級鳴起警鐘。19世紀美國的南北戰爭，又爲歐洲的工人階級鳴起了警鐘。在英國，革命過程是可以明白看到的。這個過程達到相當程度之後，一定會在大陸方面發生反應。在大陸方面，這個過程將會採取較殘忍的形態，或採取較溫和的形態，那要看工人階級自身的發展程度而定。所以，現在的統治階級，即使沒有更高尙的動機，也不得不爲切身的利害打算，將一切可以由法律控制的，阻礙工人階級發展的障礙除去。在許多理由中，這也是我在這一卷用這樣大一個篇幅來細述英國工廠法歷史，內容與結果的一個理由。一個國家，應該並且能夠從外國學。本書的最終目的，是揭露近代社會的經濟的運動法則。一個社會就令已經把它的運動的自然法則發現，它也還是不能跳

過或以法令廢止自然的發展階段。但它能夠把生育時的痛苦縮短並且緩和。

爲避免可能的誤解起見，要附帶聲明一筆。我決非要用玫瑰的顏色來描寫資本家和地主的姿態。這裏被考察的一切人，都不過是經濟範疇的人格化，是一定的階級關係和利益的負擔者。經濟的社會形態的發展，從我的立場，是被理解爲自然史上的一個過程。無論個人主觀地說可以怎樣超出他所加入的各種關係，社會地說，他總歸是這各種關係的產物。從我的立場看，這種種事情不能要他負責任，像不能要任何別的人負責任一樣。

自由的科學的研究，在政治經濟學範圍內，不只會和在其他範圍內，遇到相同的敵人。經濟學研究的材料的特殊性質，會把人心中最激烈最卑鄙最惡劣的感情喚起，把代表私人利益的仇神召到戰場上來阻礙它。例如，英國國教會，對於在三十九個信條中攻擊三十八條的人還會原諒，而不會原諒一個奪去他的收入三十九分之一的人。在今日，與舊財產關係的批判比較，無神論是較輕的罪。但在這裏，進步依然是不可否認的。譬如，英王駐外代表數星期前發表了一種藍皮書，駐外使節關於產業問題和工會問題的通信。在那裏，英王的駐外代表，就力言勞資現存關係的變動，在德意志，在法蘭西，總之，在歐洲大陸各文明國，將會和在英國一樣明白，一樣不可避免。同時，在大西洋彼岸，美國副總統威德先生 (Wade)，也在公衆大會中宣稱，奴隸制度廢除之後，資本與土地所有權關係的變革，會跟着出現在日程中。

這是時代的記號，不是紫袍黑衫所能遮掩的。這種事實，沒有證明奇蹟將會在明日發生。它們不過證明了，在統治階級本身，也起了一種預感，感到了現在的社會不是固定的結晶體，而是一個能變化的，且不斷在變化過程中的有機體。

本書第二卷將討論資本的流過程（第二冊）和總過程的各種形態（第三冊）；第三卷即終卷（第四冊）將討論學說史。

每一種以科學批判為根據的判斷，都是我歡迎的。關於以所謂輿論為根據而我從來不對它讓步的偏見，佛洛倫大詩人的格言，現在還和以前一樣對於我是適用的。

“走自己的路，讓人家去說罷！”

馬克思 1867年7月25日於倫敦

## 第二版跋

我首先要向第一版的讀者，關於第二版的修改，提出一種報告。書的篇別，一看就知道，是更顯目了。各處新加的註，都註明是第二版註。就本文說，最重要的，有下述各點：

第一章第一節，關於價值的論述，已經由每一個交換價值依以表現的方程式的分析，科學地更嚴密地完成了。價值實體和由社會必要勞動時間決定的價值量間的聯系，在第一版不過略略提到，在這裏，也明白地表明出來了。第一章第三節（價值形態）已完全改作。這是由第一版的二重說明，規定要我如此作的。——在這裏，我可以附帶說一說，這種二重的說明，是經友人漢諾威的庫格曼醫師（Dr. L. Kugelmann）的勸告寫的。1867年春，初校樣由漢堡寄來時，我正好訪問他，和他在一起。他勸我，為大多數讀者計，對於價值形態，必須有一種補充的更合講義式的說明。——第一章的最後一節“商品的拜物教性質”，也大部分改作



了。第三章第一節（價值尺度）經過了綿密的修正，因為這一節在第一版，顧到政治經濟學批判（1859年柏林版）已經提示的說明，是討論得很不周密的。第七章，尤其是當中的第二節，是大大改作了。

當然，把各處原文的改正一一列舉出來，是沒有用處的。這種改正，往往只是文體上的改正。這是全書都有的。我現在正在校正巴黎發行的法文譯本，在這樣校正時，我發覺，德文原本有許多部分，在此處，須有更徹底的改作，在彼處，須有更大的文體上的改正，或將偶然的錯誤更綿密地刪除掉。但時間不許我這樣做，因為1871年秋，我正忙於進行別一種迫切的工作時，才接到通知說，書要完了，第二版的印刷，至遲應在1872年一月開始。

資本論迅速在德意志工人階級廣大範圍內得到的理解，對於我的勞動，是最好的報酬。在經濟方面站在資產階級立場上的梅耶先生（Meyer），維也納的工廠家，也在德法戰爭期中發行的一本小書上力言，被視為德意志世襲財產的卓越的理論的才能，已經在德意志所謂知識階級中完全失去，但却在德意志的工人階級中復活起來了。

直到現在，政治經濟學在德意志還是一種外來的科學。古斯達夫·方·居利希（Gustav von Gülich）在他所著工農商業之史的說明，尤其是在1830年刊行的同書前二冊中，已經大體說明了，有些什麼歷史上的事情，在我們這裏，阻礙着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發展，從而也阻礙着近代資產階級社會的建立。政治